

# 废墟狼嚎

刘晓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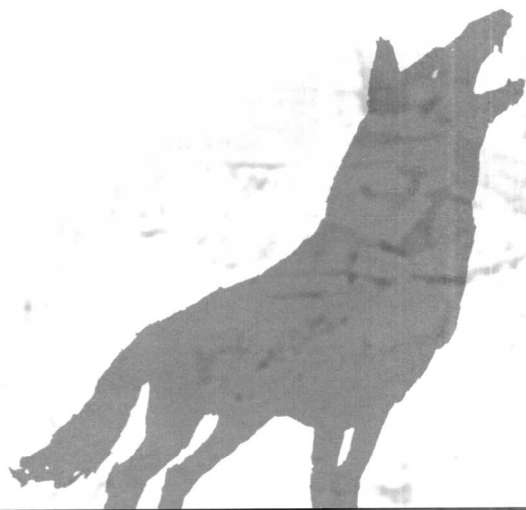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废墟狼嗥

刘晓滨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废墟狼嚎/刘晓滨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341-4

I. 废...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45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13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6.00 元

9/57

责任编辑 / 黄家宝  
封面设计 / 王书朋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楔 子

陶然将不安分的、可怜兮兮的肥肥强行装进了硕大的黑色提包，又亲昵地拍了拍它的毛毵毵的脑袋，低喝一声：老实点！“刷”一声就扯上了拉锁，只留下稍许儿空隙供它伸出鼻子呼吸，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前，一只手悄悄儿扣住了门环。就在打开大门前的一刹那，像是有谁提醒了他一句什么的，遂又转身返回了卧室，下意识地望了一眼熟睡的妻子。雪白的日光灯下，妻子方才的呢喃已沉入了梦的沟壑，多情的缠绵也已被静谧的安详代替，四肢摊得很开呈大字的女人恣意地展览着她的美妙绝伦的胴体，特大号的白背心松松垮垮地罩在光滑如玉的皮肤上，却罩不住她内心的满足和凸凹有致的曲线。陶然怦然心动的目光又一次落到那张澄净无波的脸上，刚才百般的妩媚此刻呈现给他的竟是如纸的苍白！这苍白，掠过一丝不祥之兆，针刺般地从他的心头划过，（这是日光灯的效果呢，还是刚下零点的她身心过于疲乏的原因呢？）颇有些怜香惜玉之意的陶然想走过去，再度吻吻那双柔情似水的眼睛和那妙不可言的香唇。但他的脚步只是稍稍挪动了一下，却又陡然顿住了，小别毕竟不

是久别啊，婆婆妈妈的干什么呢！他在讪笑自己的同时，伸手“叭嗒”抻响了灯绳。

黑暗倏然覆盖的同时，崭新的梳妆台上，那架古老的自鸣钟不失时机地响了一下。

3点半了！

怵然一惊的陶然这才从儿女情长中走出来，返身匆匆拎起了提包，悄然拉开屋门，随着一阵清凉空气的涌入，碰锁“咔嚓”一声响了。

他现在要去车站，去赶4点半的火车。他今天的任务是给A市动物园送一头代养的狼崽。陶然虽不是有关专门人员，但因为D市今天也要送来一头成年公狼，顺带调剂拉走一头幼熊，仅有的几名相关人员实在分身乏术，领导便想到了他。当然，这不仅因为他是一名雷厉风行的复员军人，具有方方面面良好的素质，而且对各类动物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一点是，狼崽肥肥只有5个月大，还没有显现应有的狼性，活泼可爱得如同一只小狗，携带十分方便，所以，领导就放心地让他“辛苦一趟了”。

A市距平安城只有区区二百里地，坐火车只需两个小时，凌晨登车，午饭后即可轻松返回。

尽管这种分离如此短暂，新婚不足一月的妻子毕蕾却像送丈夫出远差似的，下了零点班，不由分说地重新打点了陶然已经打点了的行囊，包括身上要穿的衣服、早餐所需要的粮票，并且凑足了乘坐公共汽车以及到火车站存车处存车的零花钱，随后，又将关在厕所里的肥肥着实认认真真地清洗了一遍，这才躺进两情相悦的温柔乡里。颠鸾倒凤，刻意用万种风情，让他品尝出了女人心细如发的体贴滋味，也领略到了那样一种如胶似漆分



别时的不忍。

或许,冥冥之中,这样的脉脉含情就是为了要让他记住这样的难分难舍,记住生命中这一短暂的美好时刻?

陶然没有来得及去想(也根本没有理由这样去想),等到他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和她险乎乎已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了。

现在,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摩挲着提包里肥肥脑袋的陶然,正一心一意地蹬着自行车往火车站奔。

肥肥是 A 市 4 个月前送来的。当时 A 市动物园的一头母狼产下了三只狼崽,由于奶水不足,三只狼崽饿得嗷嗷直叫;而平安城公园那头惟一的孤狼残耳也刚刚产崽,只可惜两只狼崽均胎死腹中,为了减轻 A 市那头母狼奶水不足的困难,也为了残耳能迅速从失子的打击中解脱出来,两市的园领导在互通信息之后,便想到了同一个话题,于是,肥肥就被迅速送来了。当那个迫不及待的小嘴猛力地搜寻到了残耳鼓胀胀的乳头时,所有旁观者心内的惴惴不安都被肥肥粗鲁慌急的动作惊心动魄地叼了起来,那种猛烈吮吸的嗒响声一下子就熄灭了残耳眼睛里的敌意,唤醒了它的母性意识,使得它不由自主地伸出了猩红的舌头,“沙沙”地在肥肥粉嫩的小身上,舔出了湿漉漉的爱怜——所有的旁观者的眼里都不约而同地闪出了动人的火花:残耳认可了这个螟蛉之子!

可是,肥肥今天离开残耳了。陶然不知道,残耳在重新得到伴侣的前夜——亦即失去肥肥的这一夜该如何度过。它会坐卧不宁吗?它会气沮神丧地走来走去吗?抑或它会引颈长啸、以颐指地地哀哀长嚎?

竭力在提包里苦苦挣扎着的肥肥突然用激烈的嘶叫打断了

他的想象，他知道，小家伙肯定是感到憋闷难受了，它在强烈抗议要求爬出来凉快凉快哩！于是，他稍稍扯开了拉锁——肥肥的小前爪一经搭上了自行车的把手，这才老实安静下来，好奇地将一双绿宝石般的眼睛，荧荧地与马路上空流曳着的路灯对接着，充满兴致地凝视着马路两旁高耸着的楼房和由这些楼房制造出来的它无法理解的玄奥……

自行车轻盈地在阒无人迹的马路上飞驰着。燥热难奈的伏天在进入午夜之后，就渐渐变得凉爽起来，徐徐的小南风伸出了一只只柔若无骨的小手，凉丝丝地轻抚着人的身体，“哗哗”的舒畅就毫无节制地在人的身上滚动着，在人的心头鹿撞着。“哗哗”地在人的耳畔和田弹奏出了许多曼妙无比的音乐。

陶然并不知道，空气里隐隐透出一股淡淡的硫磺味儿预示着的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就随着这令人惬意的小风，悄悄地贴近了他。就像一枚能量巨大的定时炸弹，在他的脚下，在这座城市的地层深处就要被引爆了！

各种令人无法理解的奇怪现象陆续出现了。起先，不远处的前方蓦然升腾起了一片灿烂的光芒，这光芒是橘红色的，陶然正惊诧是哪儿失火的时候，那光芒就变蓝了，荧荧地幻变着惨人的色泽。愕然不已的陶然还没有想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种尖锐怪异的呼啸声便从四面八方裂帛般炸响开来。接着，屁股下行驶着的自行车被大地猝然拱托着飞了起来，莫名其妙的他连车带人被那股大力强行甩出了一丈多远。跌倒在地上的陶然还未等惊惧从自己的脸上长出来，就见路两旁高耸着的树弓起身子蹦起来，呼啸着举起伞盖旋舞着，将伸向空中的叶梢擦在地上横扫着；而路两旁的楼房也魔幻般地顿时纷纷解体破碎了——所有的灯光几乎都在这同一时刻熄灭，而浓厚的烟尘飞蹿

开来，刹那之间便覆盖了眼前的一切……

痉挛着的地心像是有千军万马在来回穿梭、奔突，那“咚咚咚”铿铿锵锵的鼓擂声不仅敲碎了地面上屹立着的物体，也敲响了那个令人颤栗的顿悟：地震！一经意识到这一点，跌得骨软筋酥的陶然立即“噌”地就站了起来。

摔出了老远的肥肥这会儿正懵懵懂懂地胡奔乱窜着，眼看就要逃离开他的视线了。

他大叫了一声，下意识地追了过去。但肥肥没有理睬他，它那逐渐模糊的身影很快就被倒墙残垣和蹿起的烟尘吞噬了覆盖了。

灰蒙蒙的烟尘瞬间也将目瞪口呆、被恐惧攫住了的陶然包围了，裹缠了。

## 第 一 章

陶然日记：

那一刻，几乎所有的梦都在天摇地晃中被筛散了，抖碎了。不管那梦是如何的绚丽，抑或如何的可怖，也不管那梦是否像露珠般晶莹动人，还是刀光剑影般惨人，在接受死亡的猝然审视之时，一切都回到了原点：不管生存者如何高贵抑或低贱，非凡抑或平凡——现在都站在了相同的位置，毫无戒备地跌进了同样的惨烈和绝望。只是，被灾难一把捉住了的人的命运却又各个不同：有的人就此被吞噬了；有的人束手待毙却又安然无恙；有的人被填进了灾难巨嘴獠牙间苦苦挣扎着，不让自己滑进那个无底的黑洞；更有人却在这不幸之中一不留意拾到了大幸——

废墟上的灵魂都是旋风式的赤裸，破巢边鸟儿的惊叫声从不带任何修饰成份。

不可更改的毁灭使得站在血泊之间的生，显得那么脆弱，那么艰难，那么痛苦。也更加使得生活、生存、生长显得那么重要、那么迫不及待！

而这一切也都是无法更改、无法遏制的！

亲眼目睹这座城市毁灭的我，还未来得及从巨大的震惊和悲哀中走出来，承认这个无情的事实，接踵而至的凄厉的呼救声便撞响了我的耳鼓。那呼救声像是从黑黢黢已不动声色的街树间传出来的，像是从灰蒙蒙不时仍然腾起的尘埃中透出来的，就在我的身左，就在我的身右，就在我举步即可到达的地方——钻出来的。那呼喊声细如蚊蚋，却又密如蛛网。那呼喊声挣扎出的求生的道路，在黎明前的曦微中显得那么悲怆，又那么无奈、苍凉！

我知道，被灾难视为草芥又被灾难大写了的人的故事，就这样有血有泪、有声有色地开始了。

就在那一刹那，我蓦然想到了毕蕾。她现在怎样了呢？

## 1

残耳试探着将头伸出了那个不规则的椭圆形的窟窿，又伸出前爪慢悠悠凌空扒了两扒，没有触碰到想象中的那种障碍。刚才那阵剧烈的晃动，将坚固的北墙晃酥了，震塌了，也使得猝然抛过来掷过去的残耳，一个收势不住“咕咚”一下子撞在墙上，“哗啦”一声将北墙撞出了一个窟窿。这窟窿现在神秘莫测地瞪着一只发亮的眼睛，在盯着它看，在忖度着它恐惧它；它也壮着胆子不时偷觑着窥伺着，揣摸着这只眼睛深处潜藏着的未知……一阵徐徐的清凉从那里涌了进来，一抹如水的星光也从那里闪现出来——舔着这甜丝丝的清凉与亮光，残耳像醒悟了什么似的突然矮下身子猛力朝前一蹿，它把自己变成了一支无声射出的箭！

一切要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本能的不安和惊慌在自然力的释放中得到了验证（可悲的是，高智商的人类并没有听懂、看懂低能动物们以一系列的反常、一系列的躁动不安隐性地提出

的关于地震的警告,他们忽视了它们那些违反常规的怪异举动和相关细节,不明就里、毫无反应地沿着既定的轨道一如往常地朝前走去。当然,大自然是不会平白无故地让人类弄清这一切的,它需要人类付出高昂的代价然后才能醒悟),只是轰然而至的地动山摇虽然释放了地球深处常年积蓄着的能量,却并没有将这种反常激发出的惊慌和不安从残耳的心头释放,反而愈加强烈起来,它终于按捺不住自己了!

残耳终于一跃身轻盈地从那个眼睛状的墙窟窿里跳了出去。

公园里一失往常的静谧,变得很有几分热闹也很有几分诡谲:狼舍的紧邻,左侧是猴园,几天前就开始烦躁不安并拒绝进食的那几只猴子,不知为什么现在又嘀嘀咕咕骚动起来,间或还飞出几声梦呓般尖厉的嘶叫;右侧的铁丝网罩的笼子里那些五颜六色的各种小鸟更是从入夜时分起就喧哗不已,扇着翅膀乱飞,可着嗓门乱叫,就好像钻进去了一只老鼠或一只黄鼠狼似的;不远处的围栏里那匹新近迁移来的、常常悠然自得踱步行走的矮脚红马,此时也一失闲适的绅士风度,“啾啾”地哀叫着,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在呼唤着什么……

获得自由的残耳忽然间心虚胆怯起来。它毕竟过惯了笼中方寸天地的生活,适应了那种走来走去熟悉的狭小的面积,一经得到了广袤的空间,它甚至都不知道该怎样举步了,更不知道前后左右的地方,有什么在等待着它——不敢造次的残耳只能警觉地伸出一只前爪,虚空地朝着前面的未知划拉了几划拉,又侧身举颐在地面上嗅了嗅,出神地窥测了一会儿周围的动静,终于情不自禁地低嗥了一声。

这叫声颇为短促,却张弛有度、舒缓有序,很有几分狗吠的

意味。嗥声不仅给自己壮了胆儿,也使得逃出来又隐藏在树林里的两条无处可去的黑影如飞地远遁开去。残耳只一瞥便看出那是两只狍子。

残耳的嗥叫其实是一种信号,它是在呼唤爱子肥肥哩!肥肥傍晚的突然失踪,令它的心里长了毛、生了草。这些毛毛草草横生竖爬缠软了它的四腿,塞满了它的胃囊,也堵住了它的喉咙,令它坐卧不宁忧心如焚悲伤不已。这一声压抑的低嗥简直像哭,这哭却是专门哭给肥肥听的,它知道,爱子肥肥倘若听见了它的声音,立马就会给予回应的!

然而,它抬起头凝视着,竖起耳朵谛听着,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有回应的只是那两只狍子急慌慌逃跑的蹄音。

残耳觉得非常失望。

肥肥的失踪,当然与饲养它的主人有关。主人是它的上帝,是撑在它上空不可或缺、不可违逆的一把伞。昨儿晚进食前主人开门进来丢了几块肉给它,还很体恤地跟它说了一会儿话,然后便在很正常的嬉戏中抱走了肥肥。它起先并没有在意,对于主人,残耳是信任的,它是他抚养长大的,恩同再造,它知道他对它们只有呵护没有恶意。可是,出乎意外的是,肥肥被抱走了就再也没有抱回来,主人后来也不见了踪影。而现在,它身置狼舍之外却依然没能嗅出爱子的丝毫气息,连主人的气息都淡淡的若有似无。它好不容易循着嗅迹找到了主人常呆的那间屋前,可那排房子已坍塌成了一片废墟,不时有几个人影在那里晃动着忙活着,那中间显然没有主人。怅然若失的残耳只得悻悻然在这里嗅嗅,那里望望,一溜儿小碎步却全然没有目标地在公园里搜来寻去,它能够找到的只能是自己的失望!

黑沉沉的夜幕遮掩着的万物凸凹出模模糊糊的形状,使得

一切都变得深不可测若潜若卧，都变得诡谲莫测恍如鬼魅。仿佛潜影匿形的它们随时都会张开血盆大口一跃而起，出其不意地朝它扑来，朝它撞来——它越是小心翼翼，它们就越是怀不怀好意；它越是疑神疑鬼，它们就越是神采飞扬时隐时现。而想像力此时也格外活跃起来，不停地调动着它的视觉、听觉、嗅觉——向左，向右，向上，向下——紧张将它的神经绷到了极限！为了躲避这些莫名其妙的恐吓和心头泛起的畏惧，残耳开始奔跑起来，并且越跑越快。像一阵风“嗖”地掠过月色溶溶的草尖；像一道闪电“咔嚓”裂开夜的云缝。轻快的脚步声不仅给它壮了胆，消弥了心头泛起的狐疑，也溅出了一阵又一阵波浪式的快意。在这种快意的缭绕下，它依稀记起了童年的生活，依稀记起了那个大大的坟场和高高的坟包里那充满了童年的惬意和嬉戏……

一朵被月光映白了边的黑云在夜空里徐徐移动着，像一头从未见过、从不知晓的怪物狰狞着以它的小小的形体放大着落在地面上的巨大的阴影。这阴影像长着翅膀、长着翻飞的四蹄疾速地贴地朝残耳奔来，无法躲避的残耳禁不住脊毛耸起，对着这骤然覆盖了自己又一划而过的阴影狂嗥了一声，直到阴影毫发无损地从它身上移开并向远方无声滑去，这才惶惶然疑虑重重朝着倒塌了的围墙碎步跑去。

城市敞开着满目的凄凉迎接着它。这凄凉像荒漠那样无边无际，它刚刚出现在它的身旁，眨眼之间就像一粒黄沙被吞噬、融会了。

## 2

肖恩保半靠在马路旁那棵叶冠硕大的柳树垂挂出的穹隆



下，微微阖着双眼，“丝丝”地吸着冷气。受伤的左腿膝盖里像有万千只蚂蚁在翻爬，在噬咬，大脑沟回里却乱成了气泡翻滚的一锅粥。曦微的曙色映衬着他那张不时被痛苦扭曲着的灰尘满布的脸，那里，流淌着的汗水已冲洗出了无数条暗褐色的小沟，那些暗褐色的小沟疲惫地、横七竖八地挂在他的眼窝旁、额头上、腮肌间，既显示了大自然的严酷，又展现出了人的心力的憔悴。他的身旁立着的是一位体态丰盈却不丰腴、披散着一头长长的美发、怀抱着婴儿的少妇。襁褓里的孩子在啼哭着，有声无泪；少妇不安地望着肖恩保，有泪无声。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刚刚才过去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多小时里却都天翻地覆、面目全非了！家已不再是家，赖以生存的这座城市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一切都恍如隔世，一切都疮痕累累！遍地都躺着遇难者，都躺着这座城市的凄楚和伤悲。妻子撕心裂肺的声音还在他耳畔回响着，那一声“地震了”的惊呼，便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言。

肖恩保多么希望这是一场噩梦——他曾无数次地做过形形色色的噩梦，每一次噩梦醒来都让他心悸不已，惊出一身冷汗。但他知道这次不是噩梦，这也不是一次心悸和出身冷汗所能了却的事，眼前惨绝人寰的景象告诉了他，虽然一切都过去了，但过去了的一切却是无法挽回的。无梦可醒啊！

觉得万念俱灰的肖恩保仿佛身置枯井心如冰结，倘若不是受伤的膝盖突然蹿出来一阵紧似一阵钻心的痛疼提醒他难以忍受，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在这女人面前让龇牙咧嘴的“丝丝”声突破牙关封锁的。

“老肖，老肖……”

少妇顾不得安抚啼哭着的孩子，急忙俯下身来探询。她怕